

【流光碎影】

第一泉畔第一亭

□宋家庚

榭泉亭是趵突泉边的一座古亭台。建于何时，郡志无载；怎样的建构，亦无图可查。废圯已久，故址无存，时至今日，连它的名字都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此亭曾为济南风物的张扬和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济南城市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值得书上一笔，实在不应让它沉潜在古代典籍的海洋里。

榭泉亭修建于北宋时期

查阅宋代诗文，可知榭泉亭的修建应追溯到北宋时期，它是趵突泉边建造的第一座亭台，还可以了解到趵突泉一带的自然景象。当时，趵突泉周边是一片开阔地，泉池众多，沟渠纵横，一派江南风光。长期住在城圈子里的人，少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这一带犹如一大郊园，郊游、踏青、赏泉，其乐无穷，为当时官民公共游览之地。当时趵突泉附近只有一处古建筑娥英祠，已非常破败，再就是堆积着一些搭建房舍备用的砖瓦木料之类。这一切在当时的诗文中都有具体记载。

《题刘诏寺丞榭泉亭》一诗，是写榭泉亭的最早诗篇，且具有史料价值。此诗作者赵抃，字阅道，宋仁宗景祐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由此诗可知，榭泉亭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已存在，此亭建在趵突泉附近，为历城人刘诏所有。刘诏时任寺丞之职，其生平不详。诗人登临游赏是应亭的主人之邀

请。此诗开篇即解说泉名的由来。“榭泉”一词取自古代儒家经典《诗经·大雅·瞻卬》。趵突泉是泺水的源头，当时潭水面积很大，“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用“觴沸榭泉”来概括趵突泉喷涌的声势真是既恰切又传神。

苏辙、曾巩流连题咏

时任齐州掌书记(知州从官)的苏辙就经常和友人登临，酬答唱和，写有《榭泉亭和孔教授武仲韵》：“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汹汹秋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谁家鹤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滓秽未能妨洁净，孤亭每到一依然。”

苏辙在齐州居官三年，对济南及附近名胜古迹无不流连题咏。这首诗描绘出了当年趵突泉一带的自然景观，再现了充满生活情趣的田野风光。值得注意的是诗末尾一句“孤亭每到一依然”，从中可看出泉边只有一亭，别无其二。

宋神宗熙宁四年，蜚声文

坛的文学家曾巩出任齐州知州。在两年的任期内，他把济南的湖、山、泉风景资源大力开发出来，修建了北水门、北渚亭、鹤山亭、百花台、百花堤、百花桥等景点，使济南成为具有山光水色的园林城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趵突泉景区作出的三大贡献：一，在泉畔建起了历山、泺源二堂以为“使者之馆”，客舍犹今之机关招待所，这无异于给趵突泉建了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其意义不可忽视。二，他为趵突泉正了名。此前，泉的名称不一，有称“温泉”，有称“瀑流泉”，民间俗称“噗啞泉”，曾巩依“噗啞泉”之称写为“趵突泉”求其文雅，得到社会的认可，趵突泉之称沿用至今。

苏轼挥毫“一枝枯木起苍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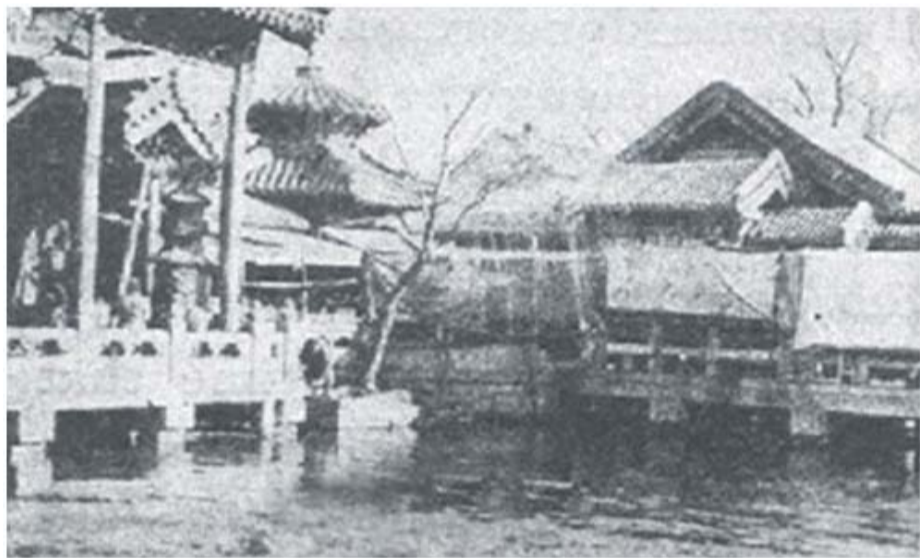
和大明湖的历下亭因大诗人杜甫赋诗而名扬天下一样，趵突泉畔的榭泉亭也因一个人而名震一时。这个人便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大名人苏轼。宋神宗熙宁十年正月，苏轼途经济南之际，苏辙已离开济南回京

师，不过苏轼受到新任知州李常的热热情款待。二人都是因对王安石变法不满而离开京师的，志同道合，十分相得，诗文赠答，一同寻幽探胜，畅游济南湖山美景，苏轼十分愉快地住下来。居月余，其中就有在榭泉亭赏梅之雅事。离开济南多年后，苏轼在《与几宣义》的书札里这样写道：“每思榭泉之游，宛在目前。”

榭泉亭当时已成为诗人、文士赏泉、觴咏之佳所。苏轼、李常、几宣义等同访刘诏，热情好客的刘诏喜出望外，奉为上宾，热情款待，辰辰美景，宾朋相聚甚欢。此时此刻苏轼心花怒放。所以，当刘诏请求墨宝时，苏轼慨然应允，当众挥毫，题字作画。据《济南金石志》载：“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榭泉亭之壁。”此处语焉不详，易造成误读。有人认为是苏轼在榭泉亭的粉壁上写了“枯木一枝”四个字，其实不然。写，这里是作画的意思。实际上，苏轼既画了画(枯木一枝)，又写了字(榭泉亭)。清代乾隆年间诗人王初桐在他的《济南竹枝词》里写了这件事。他把苏轼在榭泉亭赏梅，作画和杜甫在历下亭饮宴、赋诗等量齐观，视为文坛佳话。原作全文抄如下：“东藩皂盖已飘零，尚有髯翁履齿径。枯木至今磨灭尽，更无从问榭泉亭。”

清嘉庆年间平原人董芸仿明诗人王象春《齐音》(又题《济南百咏》)体例写了部专咏济南风物的《广齐音》(又题《济南杂咏》)，由于诗人对济南的人文古迹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诗集中有一首题为《榭泉亭》的诗即为典型一例。在诗前的笺注中，对苏轼的这件珍贵文物遭破坏的经过乃至消失的事实作了翔实的记述，其中云“醉墨淋漓洒榭泉，一枝枯木起苍烟。远尘庵上空怀古，小劫匆匆五百年”。

千余年的时光悄然逝去，榭泉亭几经变故，早已废圯无存，但“一枝枯木起苍烟”的逸事至今仍然发人深思。



▲1912年的趵突泉，北宋年间修建的“榭泉亭”早已倾圮，后在原址建观澜亭。

【忆海拾珠】

菜挑子、菜篮子、塑料袋子

□孙葆元

早年济南人吃菜足不出户，一般家庭主妇早晨打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就在屋里一边收拾家务一边静听着，不一会就有卖菜的喊了，“小白菜哟小白菜，又青又嫩的小白菜！”你不爱吃小白菜，不要紧，再等。一会又有一位菜农喊了，“韭菜，紫根的韭菜！”就这么等着，直到你想吃的菜来了，出门去买，一准能买到新鲜的菜蔬。

那时卖菜的都挑一副柳筐，筐浅梁高，梁上架一条扁担，筐里有的放一样蔬菜，有的放几样蔬菜，都是自产自销，那菜很新鲜，打理得也整齐，水灵灵的，就像花盆里养的花。

从成立人民公社起卖菜的就消失了，菜农们都“集体”了，集体耕作集体歇工，菜是集体的，由集体来卖，由不得个人私卖了。于是城市就出现副食品店，卖油盐酱醋兼卖菜。菜也不再水灵，蔫蔫的，老帮子、老杆子全上了秤。你嫌不好，扒几叶老帮、掐几寸老杆，立刻会受到营业员员的呵斥：你不要谁要？一个秤进来的，不能让公家吃亏不是！记得当时有一位社会劳模，买东西专买人家不要的次品，说是不能让国家吃亏，还让全社会学习这种精神。那时候卖菜的营业员牛得很，穿着一色的蓝大褂，只有她呵斥你的份，绝没有你与她们翻脸的理，除非你不想吃菜。那时候就是

菜和亏一起吃。

有菜店的日子，买菜要备一只菜篮子，不然那些又是泥又是水的菜没法往家拿。过日子要有锅有碗有筷，一定还要有菜篮子、米袋子。这是基本生活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卖菜的又出现了，这时卖菜的不再挑柳条筐，而是拉着地排车，渐渐换成了三轮车、摩托车、小货车，他们给城市送来新鲜的蔬菜，他们云集起来，菜市场自发地出现了。精明的菜商从天津地北贩运来品种，过去只从书中读过而从未见过的珍馐美味全涌上餐桌。菜农菜贩们服务周到，每个摊位都准备了塑料袋，不吝惜地给你装着，塑料袋

子成灾了，由现代的方便变成现代人的污染。

吃菜吃出了时代的变迁，吃出了许多人的酸甜苦辣。在集体经济时期也有在自留地种了菜的农民偷偷拿出来卖，为的是换点现钱花。那是不被允许的，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抓住没收蔬菜不说，还要挨批斗。卖的偷偷摸摸，买的提心吊胆。什么菜都带着偷偷摸摸的味，谁家餐桌上有点稀罕菜也带着神通广大的自豪。其实种菜、卖菜是经济领域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边是生产环节，后边是流通环节，菜挑子也好，菜篮子也好，塑料袋也好，形式不重要，要装新鲜的好菜才是正理。

【口述城事】

人民商场的皮影戏

□王绍忠

天天如赶山会一样，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的济南人民商场，是在解放前“山东第一模范监狱”旧址上修建起来的。一排排狱室改造成成了店铺、商家；西侧则开设成曲艺场、说书场、皮影戏场。上世纪60年代初，皮影戏人气很旺，风靡全市。每到傍晚，人群便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霎时屋子便挤得密不透风，一排排长板凳上座无虚席。

我三叔是这里的“常客”，为此我也“沾光”。晚饭后便尾随其身后进入“向群皮影社”。当时他在济南裕宏后街“振兴肥皂厂”做工，秉性淳朴实在，热情好客，善言辞，爱交友。有时去得早些戏未开场，他便走进用围布隔开的“幕台”，向两位演说的李师傅递上两支香烟作“见面礼”，随后便跟故友见面一样亲热地拉起家常。那年我虚岁七岁，只记得两位师傅是亲哥俩，他们说皮影戏的创始人姓张，祖籍邹平，是从曲阜孔社专职皮影艺人那里学来的演技。后来因家乡遭灾，他便带着徒弟流落到济南卖艺糊口。演技传到李哥俩手中，经过一番改造、创新，便逐步形成了影像逼真如生、唱腔自然流畅、道白富有方言色彩的济南皮影戏。

皮影戏俗称“二人一台戏”，一人表演影像，一人配腔奏乐。老李心灵手巧，把锣鼓家伙固定在专制的木架上面，用脚踏动“机关”，便实现了“一人一台戏”的突破。戏场演的多是长篇流传广泛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有“西游记”、“白蛇传”、“水浒传”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戏头”，如《真假美猴王》、《猪八戒背媳妇》，极其幽默滑稽的段子，让观众看了忍不住笑声连连，气氛相当热烈。

景幕长度为1.5米，高度为1米。影人整体长25厘米，由头、躯干、上肢、下肢等部分组合而成。为增强演出效果，造型夸张，眼大体小，幕后彩灯照耀，显得特别清晰逼真。小李演技相当娴熟，双手可操纵五六个人物而得心应手，同时灵活自如，打斗激烈。李哥配腔采用的是寺院诵经腔悠闲、迟缓的曲调，又配上肘鼓子、梆子腔、析琴调，观众听得真切，看得清楚，深受老济南人的青睐。

皮影戏能在济南扎根、落户，得益于俩李师傅的用心良苦。为适应观众的需求和满足儿童的爱好，白天派专人在场外摆摊，专门出售装配完备的影人造像，如观音菩萨、铁扇公主、美猴王等……造型精美，价格低廉。而演出也采用独特、灵活的收费方式。观众进出自由，不受局限。就跟说书艺人一样，故事每进行到紧张关口，也就是“收包袱”的时候，影台便暂停休场，“且听下回分解”，李师傅之女及儿媳便出场，捧着收钱筐挨个走到观众面前躬身，让热观众自觉往里撂钱，每位二分、三分、五分皆可，多少不限，稚童免收。每晚演出4场，收费符合当时市场阶层的收入范围，花两角钱便可心满意足地欣赏近三个小时的演出。

后来，我因报名上学无奈回到了老家章丘。三叔每逢返乡探亲，便十分迫切地向我这个“小戏迷”诉说向群皮影社趣事。说皮影社又开演了《劈山救母》、《白蛇传》、《天仙配》等传统剧目。两位师傅应邀进京为中央领导人演出，获取了优秀奖啦。再后来，三叔的长子便又对我说：济南皮影社已由第三代传人李兴时接班演出，新增添了儿童剧《乌龟和兔子赛跑》、《逛森林公园》等……

童年的皮影戏已印在我的脑海，刻入我的心扉，那富有兴味的配腔、地道的济南乡音，已溶于我的血脉。